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第七百八十五

總錄部 三十五

守道

知足

守道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然則卷懷昏亂養素丘樊不為利回不為物忤杜門謝絕陋巷晏然或琴書以自娛或然蘇而不爨驕餌不可誘汙君莫能臣安真居常誓志終老者良足多矣亦有迹榮避地篤學俟時不歷當塗之門獨樂先王之道時主欽慕風聲自遠至或濯纓仕籍志懷得喪託庇疆宗棲心恬薄端默以自守耿介而不渝慤乎之操於茲可尚蓋聞其風者足使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者焉孔子為魯大

夫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為季氏宰與楊虎共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之適也無可之則止可必公山氏之

也子曰未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與周道於

東方故曰東周又佛躬以中牟畔子之欲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

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磨之

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吾豈匏瓜哉焉能繫而不食匏

也言匏瓜得係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又楚聞孔子在

陳蔡之間使人聘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今楚大國也孔子

用於楚即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

野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竅乎孔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固斯濫矣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也但孔子知弟

子有愠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率也言

循曠野之地也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

我信也言以不信吾仁故乎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言人不

而困窮者豈以未智乎孔子曰由有是乎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

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

之道至大矣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

農能稼而不能穡種之為稼斂之穡穡言良農能良工能巧而

不能為順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為順言良工能巧而已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

理之而不能為容今尔不脩小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

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

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夫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信之同也孔子在衛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以喻君子折之曰如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所好者古人之道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韞藏也匱匱也藏諸匱也沽賣也得善價寧肯賣之耶決不肯賣也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又冉有謂子曰曰夫

子為衛君乎

為猶助也衛君者謂報也衛靈公之太子也賈公彥而立孫報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城衛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

古文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有所怨乎順受而已出曰夫子不為也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又孔子疾病子路使問人為臣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明矣又孔子疾病子路使問人為臣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少

曰聞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

之手乎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且予縱不得大葬

君臣予死於道路乎就死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又孟子曰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蘧伯玉衛大夫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謂不與時

顏子名淵魯人也當世亂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

憂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急

樂道也孟子以謂憂人之道可用與不用宜在是也故孔子俱賢之也

曾箴字皙皙曾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箴曰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者季春三月

裕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通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

然嘆曰吾與點也善箴之獨知特也

曾子名參寢疾病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子弟子曾元曾申

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偶坐而執燭偶坐不與成人並童子曰華而晄大

夫之簣與華盡也簣謂牀也說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曾子聞之瞿

然曰呼呼虛憊之聲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

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鄉而不為也革急

也變動也幸類也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童子君子之愛人也以

德成已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

而斃焉斯已矣斃休也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也孔子弟子也既已受業退而修行

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鄉大夫

公皙哀字季次齊人也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

季次未嘗仕

漆彫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仕進之道未能

究孔子說道深善其志

柳下惠魯人為士師師與獄之三點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直道以事人至枉道而事人何

必去父母之邦

墨子宋人名翟弟子公上過語墨子之義於越王王悅之謂公上

過曰子之師荀肯至於越請以故吾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

以封夫子二十五家為社公上過往於墨子墨子曰子觀越王

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

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也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

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言士賓客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

道雖全越以予我吾無所用之不聽吾用吾而受其國足以利

濟翟也何必越雖中國可矣

孔伋字子思孔子孫也魯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

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

乎孟子曰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

與君交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

孟子為鄉於齊出吊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

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常為齊鄉出吊滕君

大夫王驩輔行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也有罷於王後為右師

孟子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

也相比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

未嘗與之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曰夫

行事我將復  
何言哉

顏觸齊人也見齊宣王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  
王不悅左  
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  
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故使觸為趨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  
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  
說乎觸曰有昔者秦王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  
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千斤錡由是  
觀之齊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齊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  
觸未觸未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簾天下之士仁  
義皆未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  
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衽匹夫徒步而

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  
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  
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至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  
面稱寡人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  
亡無族滅亡無族之時故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  
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善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  
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善其名者削無德而望  
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辱者辱禍必渥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  
至此皆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以是堯有九佐舜有十  
友禹有五承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  
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而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

後也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刑者刑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源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言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舜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王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乃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

漢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時元王薨子郢嗣立申公傳大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申公媿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遍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義亡貴人左右之助經義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生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

翟奉字少居東海下邳人治齊詩與蕭望之等同師望之施之事而奉博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說元帝徵待詔宦者署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後為諫大夫

孫寶字子嚴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害

除謂脩飭掃除也

設儲侍

謂豫備器物也音又紀切

寶自劾去忠固



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人舍祭竈請比隣之忠陰察  
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  
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彼舍甚說說讀悅何前

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之一府莫  
言非言大夫以為寶通可為主簿耳府士安得獨自高前曰君

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文禮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誣身  
誣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沉主簿乎士不遭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

忠聞之甚慙後終為大司農

揚雄哀帝時為郎待詔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  
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大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桓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褒祿德美作符命

以求媚譚獨自守默無言後終於六安郡丞

後漢孔子建魯國人也少遊長安與崔篆交善及篆仕王莽為

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

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

終於家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習魯詩論語王莽求去歸鄉里於

東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抱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

而遣之後終於騎都尉

杜撫字叔和捷為武陽人也少有才受業於薛漢後歸鄉里教

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後為公車令

馮衍更始時為立威將軍更始使鮑永安集河北永以衍領狼

孟長屯太原光武即位遣使者招永衍永衍不肯審知更始已  
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  
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宗賞季布之罪誅丁  
公之勇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隣人之妻  
者挑其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  
或謂之曰夫非罵尔者耶曰在人歆其報我在我歆其罵人也  
夫天命雖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衍後為曲陽令  
仇覽字季智陳留考城人也入大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  
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觀其容止心獨竒之  
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隣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  
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大學豈但使人

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因與融齊刺  
就房謁宿林宗嗟嘆下牀為拜覽初為本縣主簿後歸鄉里卒  
揚賜常退居隱約不答郡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  
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拜尚  
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家法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  
民臯陶不與焉蓋吝心也

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

后成功殷於人言臯陶不與其數者蓋耻之

遂固辭以持進就第

魏邴原自遼東歸曹公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大祖愛子蒼  
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  
明公公之所以知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聰明公之命  
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

天下向慕賓客如歸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

晉庾敳字子嵩為吏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敳常靜默無為

陳袁樞字踐言家世顯貴資產充足而樞獨處居率素傍無交往端坐一室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之懷淡如也王僧虔平侯景鎮京城衣冠爭往造請樞獨杜門靜居不求聞達後為丹陽尹

後魏胡方為中書侍郎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貴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崔模字叔軌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頗為崔浩輕侮而守志確然不為浩屈後位至征東將軍

北齊盧熙裕襲兄爵為固安伯虛淡守道有古人之風為親表所敬重

後周于謹字思敬河南洛陽人性沉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未有仕進之志或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識昔人所鄙台鼎之位時須待來吾所以優游鄉邑聊以卒歲耳大宰元天穆見之嘆曰王佐才也後為太傅大宗伯

隋房彥謙為司隸刺史時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為執政者之所嫉出為涇陽尹

李禮成字孝諧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榮陽鄭顥隨魏武

帝入關顯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頭當為重器耳及長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釋褐為著作郎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為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

裴矩煬帝時為右光祿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賦穢之嚮以是為世所傳

李文博為薛道衡所奏為司隸從事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賦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

唐虞世南於隋大業初累授秘書郎遷起居舍人時兄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

業

竇威字文尉扶風平陵人隋大傅熾之子也沉深有器局博覽群書多所通涉家風尚武諸兄並以武功致位通顯皆哂威所為而終不改也隋內史令李德林舉其有文學釋褐秘書郎

趙宗儒自中書侍郎平章事罷授右庶子退居守道奉朝請而已德宗聞而嘉之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閑六年故有此拜曩者與先臣並命尚念之耶曰俯伏流涕

盧紹廣明初遷給事中大冠犯邊避地江左雖生計屢空而端默自守未嘗以事于侯伯人所難知者紹力行之

後唐李愚昭宗在鳳翔汴軍攻蒲華愚避難東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遇往依焉與弟親採樵負薪以給

朝夕未嘗干人

知足

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氏之訓也故大雅明誓之士乃能察  
盈虛之理蹈卑約之戒使其任不踰量居常遠禍克保身吉而  
終無祗悔焉至乃辭婚當途移疾避位用清白為家法故不益  
田廬謂贏餘為自苦故不須富貴建乎妨賢竊祿之媿發於話  
言懷田述志之樂形於賦詠斯皆究易象知退之肯識天道概  
滿之意寡欲易足不伎不求內全節而無苟世聞風而競勸其  
淑人之令範歟

漢張良封留侯為太子少傅良言天下事甚衆乃稱曰家世相  
韓及韓滅不受萬金之資為韓報仇疆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

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

事欲從赤松子游耳赤松子  
仙人也

劉德為宗正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

德畏盛滿辭焉

踈廣宣帝時為大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在位五歲共太子年十

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

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

議即日父子俱移病移病謂移書言病也滿三月賜告廣遂稱

篤上疏乞骸骨宣帝以其年老皆許之詔賜黃金二十斤皇太

子贈五十斤踈廣踈受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日日設  
之也供

讀曰諸族人故舊賓客相娛樂數門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趨賣

以共具幾斤猶言幾許也趣讀曰足君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

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幾讀日奠今日飲食費且

盡宜從夫人所勸說君田宅夫人嚴莊之稱也故老人即以間

暇時為廣言此計間即閑字也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諄感也音布內

切顧自有舊田廬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食與凡人齊

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

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

鄉黨宗族共響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說

悅皆以壽終

邴曼容養志自脩為官不肯過三百石輒自免去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封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繫牛醜酒

勞享軍士醜猶濇也音所且反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遊常哀吾慷慨

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車行澤者欲短轂御款

段馬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笑致求

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

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鳶鵠也跼跼墮免跼音都塚秦跼二切臥念少游

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

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及軍還將至故人多逆勞

之平陵人孟翼明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

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

微勞猥享大縣功簿賞厚何以能常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  
愚不及

張霸為會稽太守視事三年謂掾吏曰太守起自儒生致位郡  
守蓋日終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止不辱遂止病

魏程昱為奮武將軍從太祖屢立功及天下漸平昱宗人奉牛  
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家闔門不出

晉羊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嘗與弟琇書曰既定邊  
事當用中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素士而居重位何能不  
以盛滿受責乎踈廣是吾歸也

南齊王秀之為晉平太守至郡暮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常  
充吾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

### 富求歸

丘零鞠為尚書左丞世祖即位轉通直常侍領東觀祭酒零鞠  
曰久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

梁陶季直初仕齊為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為政清靜百姓便  
之梁臺遷為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千石始願畢矣無為久  
預之間

江淹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嘗謂子弟曰吾本寒素官不求富  
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樂耳  
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

陳虞寄字次安官至戎昭將軍太中大夫卒前後所居官未嘗  
至秩滿裁暮年數月便自來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

後魏裴宣為益州刺史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嘆曰以賈誼之才仕漢文之世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閭閻之士素無當世之志直隨牒推移遂至於此祿足養親效不光國瞻言往誓可以言歸矣曰奉表求解世宗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焉

北齊鄭述祖文宣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病篤乃自言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卒於州

後周蕭大圜梁簡文帝之子也國亡入周為麟趾殿學士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符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茲明之進如蒙比叟

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珮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群行不過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弃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川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抗羊華築蝸舍於踈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霞遠睇風雲藉織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瑗芳桂作翔禽於百仞俯泳魚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牖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楹而看灌漑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克絰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收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范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分春酒迎伏臘而俟歲時披良畫採至願哥纂纂唱鳥鳥



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峻近至劇談稼穡  
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伸頸  
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慮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紀之  
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游  
雲朝露俟長繩繫景寔所願言執燭夜游鶻其迅万耳百年何  
幾擊毦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  
明所耻抑亦宣左耻之

隋梁濬字恃德初仕後周為柱國益州總管高祖受禪自以周  
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  
帝為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懽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  
時曰遂謝病闔門自守不交當時

常世康以高祖開皇初為絳州刺史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  
懷在州常慨然有止足之意與弟子書曰吾生曰緒餘夙霑纓  
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穎莅方岳志除三感心慎四  
知以不貪而為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老雖  
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椒風先蒲柳眼閣更劇不見細書足疾  
弥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得暮有疾便辭况孃  
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  
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弥切桓山之悲倍深常  
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礼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  
勝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遂止于宣敏為奉車都尉常以滿盛  
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其志焉

唐岑本文字景仁為中書令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嘆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閔疇昔之望不過秘書郎一縣令耳而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為懷已多何得更言產業乎言者嘆息而退

李日知以玄宗先天元年轉刑部尚書罷知政事頗請致仕許之初日知將有陳請而不與妻謀歸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產屢空子弟名官未正何為遽解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之心及歸田園不事產業但緝構池亭多引後進與之談晏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八十五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八十六

總錄部 三十六

博學

多能

博學

夫學知乎不足廣業在勤友貴乎多聞孤陋為耻蓋夫自強不息之士以好古博雅為念泛覽篇籍之囿索隱天人之際以至九流七畧之奧諸子百家之言龜策曆象之精微方伎術數之玄妙史書蟲篆之叢挫聲樂鍾律之鏗鏘逮乎地里山經玄文釋典咸能探其幽蹟洞乎指趨始由時習之利終成待問之名群居之言必及於義專門之學自可名家仲尼所謂好古敏以求之者乃斯人之謂矣 漢司馬談學天官書於唐都

即律歷所云唐

都受易於楊何何字叔元習道論於黃子景帝時人謂之黃生仕於建元元封

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諄感也為習師法惑於所身乃論六家之要

指六家謂陰陽儒墨名法道也位至大史公

司馬遷字子長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十

載間位至大史令

李尋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時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

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位至騎都尉

翼奉字少君博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位至諫大夫

翟方進雖受教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

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言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也位至丞相

楊雄字子雲少好學不為章句訓詁而已詁謂指也博覽無所不見

而潭思渾天潭深也渾天象也參摹而四分之三折而四分天極於八

十一傍則三摹九据据位也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

也位至大夫

後漢王景少學易遂廣闢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沉深多伎

藝位至廬江太守

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

家之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雜縱橫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

大義而已位至大將軍中護軍

崔駰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

文少遊大學與班固傳教同師齊名位至長岑長

徐淑寬裕博雅好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鑽孟氏易春秋公羊

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位至度遼將軍  
劉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角筭曆皆  
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常與人爭勢利之事後為大尉言善  
梁鴻扶風平陵人也受業大學家貧而常鄙介博覽無不通而  
不為章句  
翟酺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內曆筭位至將作大  
匠  
胡廣有雅才學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位至大傅  
蔡邕少博學師事大傅胡廣好辭章術數天文位至左中郎將  
延篤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  
位至京兆尹

劉洪篤信好學觀乎六藝群書意以為天文數術探賾索隱鉤  
深致遠遂專心銳思

唐檀少遊大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位至  
郎中

任安字定祖少遊大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  
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欵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  
定祖安初仕州郡後徵辟不就

法真南定太守雄之子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閩西  
大儒公府辟舉賢良皆不就

公沙穆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位至遼東屬  
國都尉

樊志張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

韓說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仕至江夏太守

樊英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

緯推步災異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傳也書緯旋璣鈴考令鑿刑得於帝命驗

運期受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書舍神務也禮緯舍文嘉稽命徵

半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接神契命

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極感精符合誠圖考

異郵保乾圖漢舍孽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位至光祿大夫申屠蟠陳留外黃人也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後以博

士徵不至

徐稚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尚書兼綜風角星官歷

筭河圖七緯推步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

李固改易姓名拔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

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筭河圖織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位至太

尉

賀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為諸生博極群藝徵拜議郎數陳

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守

周昕字大明少游京師事大傳陳蕃博覽群書明於風角善推

災異

鄭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史父數怒之不能

禁遂造大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

三統歷九章筭術徵大司農不就

應劭字仲遠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

辭雖不雅世服其博聞位至表紹軍謀校尉

魏樂詳字文載學左氏傳又善推步三五之別高貴鄉公特授

詔與大史典定律歷太守杜畿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

獨孟光字孝裕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

典位至大司農

李謨字欽仲五經諸子無不該覽位至右中廊將

譙岍字榮始也西充國人也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

請皆不應

譙周岍子也周字允南研精六經尤善書禮頗曉天文潛識內

敏為益州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入晉拜騎都尉

吳陸績字公紀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筭數無不該覽位至

偏將軍

王蕃字永元博覽多聞兼通術藝

蕃為後王所誅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

大和物位至散騎中常侍

晉鄭冲覽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仕魏為司徒時文帝輔政命

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冲然後施用

張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宏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

位至司空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博學好古專心經傳兼覽織緯乃著

安天論以難渾蓋以散騎常侍徵不足

劉殷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群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位至新興

太守

索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位至遊擊將軍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游京師受業大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古候仕至郎中

黃沉魏郡斥丘人泓之父也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

邵續字嗣祖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禮義妙解天文仕至沁水令

杜夷字行齊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算歷圖緯靡不畢究位至國子祭酒

范平字子安研覽墳素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位至臨海太守

鮑靚字大玄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

宋徐廣字子野世家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後為秘書監性好讀書老猶不釋倦答禮問百餘條於今世仕至中散大夫

梁顧協博極群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位至員外散騎常侍

庾承先潁川鄆陵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群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不就徵辟隱居而終

庾詵字彥實新野人也幼聰驚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並一時之絕初高祖起義署為西府記室參軍

羊侃字祖忻雅愛文章博涉書記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

徐摛為皇太子家令兼掌管記高祖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高祖甚嘉歎

異

陳顧野字幼學七歲讀五經知大旨長而遍觀經史精記默室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位至光祿卿

馬樞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文帝徵為度支尚書不應命

顧越字允南勵精學業不捨晝夜至於微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盡其精微歷北海安西湘東王府參軍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越遍該經藝深明毛

詩傍通異義特善莊老尤長論難位至大中大夫

孔奐數歲而孤為叔父虞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鄧顛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乃執奐手曰昔伯皆墳素悉付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位至洪範宮衛尉卿

周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至都官尚書

徐孝克陵之第三子也少為周易有口辯能談玄理既長遍通五經博覽史籍後入隋為國子博士

後魏燕鳳字子章代人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織緯位至鎮遠將軍



高謙之少以孝聞及長屏絕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學留意老易位至國子博士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長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闋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位至侍中撫軍大將左光祿大夫

高允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位至光祿大夫  
高祐博涉經史好文字雜說位至光祿大夫

孫紹字世慶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多所貫涉位至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算曆獨守閑靜講讀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為儒林先生

後為齊文襄王中外府諮議叅軍

信都芳好學善天文算數甚為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書又取渾天歌器地動銅鳥候風諸圖為器准並今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中外府田曹參軍

劉芳為太子庶子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史尤長音訓辯折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

常爽字仕明河內人好學博聞強記明習侯緯五經百家所多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性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後為宣威將軍

北齊權會字正理河間人也志尚沉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探  
頤素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位  
至國子博士命書不游對受其辭於兼下也七自於此

後周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至於陰  
陽圖緯道經釋典靡不畢綜位至太常

柳敏字白澤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焉  
盧光字景仁性溫博覽群經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鍾律又好玄  
言位至陝州總管府長史

樊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篆籀陰陽卜筮之書位至露門學博  
士下大夫

隋李德林幼聰敏該博墳典陰陽侯緯無不通涉位至懷州刺

史

明克讓字弘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

論凡所精研龜筮曆象咸得其要位至通直散騎常侍

房暉遠字崇儒常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治三禮

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位至國子博士

常鼎字起盛少通脫博涉經史明陰陽逆數尤善相術位至光

州刺史

王頗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為博物

為漢王諒府諮議參軍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  
受書於張仲講莊老於張機並通大義尤精三史仕至西海郡

威定縣主簿

劉焯以儒學知名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位至大學博士

劉炫少以聰敏見稱與王劭同脩國史俄直門下兼直內省考定群言炫雖適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賦役炫自陳於內史送詣吏部尚書常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生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竅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拜殿內將軍

盧太翼河間人也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群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曆之術初隱於白鹿山後卒於雒陽王真字仲逸梁郡陳留人少聰敏好學善毛詩禮記左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後舉秀才授縣尉卒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少好學從師數十人晝夜不息圖書織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位至大學博士

唐孔穎達初以教授為務尤明服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歷博究群言解屬文頗習政事位至國子祭酒薛登博涉文史每與人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指掌

位至泉州刺史

揚縮生而聰惠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諸子諸集

無不該覽位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徐岱蘇州嘉興人也少好學六藝諸子悉所探究位至給事中

王起自幼至老手不擇卷天下之書無不該覽文宗曾私撰教

字以示之起曰臣書中所不識者唯八駿圖中三五字而已今

此字臣未知出於何書文宗笑而竒之故待之如師友目曰當

代仲尼位至山南東道節度使

多能

昔夫子以將聖之姿擅多能之譽蓋夫經藝之富數書之廣專

之者易而兼之者難君子所不求備於人者良有旨也其有挺

洽聞強識之美稟聰明博達之智周覽圖傳兼通衆技至於觀

天之象察地之理精和鵠之鍼石辯夔牙之鍾呂極研桑之心

計曉孫吳之兵法及至圖畫卜筮篆籀草隸擊劍盤稍投壺弈

棊或才知兼人或品稱第一雖曰小道必有可觀借云異端豈

有所害自非英偉茂異亦曷能臻此焉

商瞿孔子弟子年長無子其母為娶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

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

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擊劍者以劍搖擊而中之非斬刺也為文園令

劉向本名更生以父德任為輦郎擢為諫大夫宣帝時更生以

通達能屬文獻賦頌凡數十篇帝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

枕中有鳴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

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帝令典尚方著作馮奉世昭帝時為武安長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後漢馬嚴妙擊劔習騎射後從平原揚大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仕郡督郵桓譚父成帝時為大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偏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

蔡邕少博學好辭章術數天文妙操音律官至左中郎將馬融高才博洽為世通儒又善鼓琴好吹笛桓帝時為南郡太守

楊球能擊劔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後為都尉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也有文才解音律州郡辟命皆不就

皇甫嵩少有文武志好詩書習弓馬後至大尉

魏王昶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為尚書郎

蜀諸葛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位至丞相

譙周字允南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後為光祿大夫魏封陽城亭侯

李仁字德賢博學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為州書佐尚書令史

吳王蕃字永元博覽多聞兼通術藝為散騎常侍

沈文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

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晉傅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後至司隸校尉

阮籍字嗣字博學覽群書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為步兵校尉

嵇康學不師受博覽無不皆通好老莊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拜中散大夫

王廙字世將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後為平南軍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郭璞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為著作佐郎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辭氣雅正博學多能隱居教授三

徵七辟皆不就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辭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啟發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後以大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徵不起

前秦王墮字安生博學有雅才明天文圖緯為符洪司馬

宋王懿字仲德少沉審有意略通陰陽解聲律為鎮北將軍劉敬宣字萬壽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為左衛將軍散騎

常侍

張永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為大祖所知紙及墨皆自營造帝每得永表啟輒

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了不及也仕至吏部尚書  
孔琳之強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隸為禮部  
尚書

王徽字景元琅邪臨沂人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  
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官至中書侍郎  
沈勃好為文章善彈琴能圍碁為給事中  
范曄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為左衛將軍  
太子詹事

劉休為桂陽王征北參軍明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  
爰及鼎味問無不解

蕭思語獵書傳頗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為侍中領前將軍

汪湛愛好文義善弈碁鼓琴兼明筭術為吏部尚書

南齊祖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為長水校尉

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傳柳公雙環為

士品第一嘗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為侍中衛將

軍

杜栖吳郡錢塘人也少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談能彈琴飲酒

與父京產共隱居不仕

梁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  
候書射碁筭機巧並一時之絕湘東王召為鎮西記室不就又  
徵中書侍郎不起

陶弘景字淵明丹陽秣陵人也為奉朝請諸王侍讀讀書萬卷

餘善琴碁工草隸又性好著述尚竒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王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張孝秀為建安王別駕博涉群書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用習

朱异既長涉獵文史無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曰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乃曰天下唯有文義碁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後為中領軍

柳暉好學善尺牘學彈琴特窮其妙又工篇什及品定碁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碁品三卷暉為第二焉帝謂

周舍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暉可謂且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暉著卜杖龜經性好鑿術盡其精妙為吳興太守

江祿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為廬陵威王續驃騎諮議參軍柳惔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為南安將軍湘州刺史

蕭駿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膂力絕人與永安侯確相類為超武將軍封南安侯

陳蔡凝幼聰晤美容止既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為黃門侍郎

陳禹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屬文便騎射官至五府諮議

孫陽少侗儻好謀畧博涉經史尤便書翰為五兵尚書



吳明徹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通遁甲略通其妙官至南兖州刺史

侯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史為五言詩亦頗清靡兼善騎射為邑里雄豪後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後魏古弼少忠謹好讀書又善騎射官至尚書令  
李同執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官至通直散騎常侍

裴詢字敬叔美儀冕多藝能音律博奕咸所開解起家奉朝請劉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字為輕重將軍

崔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涉獵經史有文章武藝仕光祿大夫王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又工摹畫為時人所服仕

至尚書郎

裴敬憲工草隸解音律為大學博士

北齊李元忠粗覽史書及陰陽術數解古筆兼好射彈有巧思又善於方技官至侍中

李儻字德沉少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奕之屬多所通解為尚書儀曹郎

祖珽字孝徵天雅聰明事無難學凡諸技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雖嫌其數犯憲法而愛其才伎官尚書左僕射

祖孝隱孝徵之弟也有文學足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位至通直散騎常侍

祖君信孝徵之子也涉獵書多諸雜藝位至散騎常侍

後周唐令則瑾之子也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艷為時人所傳官至樂部下大夫

韓盛字文熾南陽堵陽人也幼有操行涉獵經史兼善騎射膂力過人仕至新平郡守

蕭搗草隸名亞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官至少傅封蔡陽公

隋王誼字宜君少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為大司徒

令孤熙字長熙博覽群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為吏部上士

宇文愷少有器局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

文多伎藝為名公子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

鄭譯字正義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為上柱國

李敏幽州總管崇之子起家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弦無不通解為柱國

盧賁字子微略涉書記頗解鍾律為太子左庶子

長孫熾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群書兼長武藝為戶部尚書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涉獵書史工彈善射趨勇過人仕至淮

陽太守右驍騎將軍

楊素少與天水牛弘同走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為司徒

陳政字弘道太僕卿茂之子少養宮中美風儀有幹局便弓馬  
解鍾律工文翰兼有口辯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  
閻毗七歲襲封石保縣公及長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  
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為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  
清都公主入隋為將作少監

唐竇璡性寬厚工書解鍾律兼有巧思歷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盧臧用善琴碁尤工篆隸為尚書左丞  
王維為右丞有俊才博學多藝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書畫  
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於造化

韓滉為右僕射平章事封晉國公滉尤工書善丹青以繪事非  
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事

序議各一卷

李勉為太子太師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有巧  
思

李皋為江陵尹常運心巧思為戰艦狹二輪蹈之翔風鼓疾若  
掛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歌器進入內中

歸登有文學工草隸為工部尚書

蕭祐閑澹真退善琴工書畫好五言詩常寄情於雲林泉石之  
間故當時與之遊者皆名人清士卒為桂州觀察使

後唐李嚴幽州人本名讓坤仕燕為刺史涉獵書傳便弓馬多  
曲藝以功名自許後為客省使

晉李從昶秦王茂真之第三子也為左龍武統軍少習華侈以

逸遊燕樂為務而音律圖畫無不通之

出藝以成其自修與國音

則其本氣曲所入本以歸於

間以當神與之效音皆其人

備其國音其與音律工書畫

則其本氣曲所入本以歸於

間以當神與之效音皆其人

備其國音其與音律工書畫

則其本氣曲所入本以歸於

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八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八十七

總錄部三十七

德行

德

苞五常之性冠四科之首在醜則為君子立教則為人師者其

唯德也歟故卷懷自守雖幽鄙而靡欺忠信以行於蠻貊而何

間其大也喻神靈之變化其達也為朝野之規矩見之者既欣

而且慕親之者不孤而有隣若乃就其深居蔚為仁里讓之高

位發於言歎屈王公而盡禮來州郡之致恭其有當叔世遷訛

暴亂橫起處黃澤而自若得衆力之全讓惑惡子望風而引避

或小人問言而改操爭訟由之取決禮讓為之興行豈辭小官

自成德化長幼咸服薰灼彌廣雖復考終長逝義形嗟泣歸終之禮曲盡由哀至有身輕鴻毛願贖其死孟軻所謂以德服人者斯之謂歟

老子者苦楚縣厲鄉曲里人也姓李名目字伯陽周守藏室之史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於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孔子魯大夫也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温恭之貌其在宗

廟朝廷便便言為謹爾便便辯也雖辯而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侃侃起樂之貌

顏回字子淵孔子弟子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回為孔子

能使門人日親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校報也言見侵而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友謂顏淵

漢嚴尊字君平蜀人卜筮於城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

惠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着龜為言其害與人子言依於孝

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為曰勢導之以善從吾言

者已過半矣揚雄少時從游學已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

賢者稱居平德李強為益州牧喜謂揚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及至蜀改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

後漢卓茂南陽宛人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  
皆愛慕欣欣焉後終於大傳

周黨字伯兄大原廣武人勅身修志州里稱其高行王莽竊位  
託疾杜門自後暴賊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  
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

荀恁太原廣武人修德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  
本縣廣武聞恁名鄴相約不入荀氏閭

夏恭梁國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息信為衆所服  
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召拜郎中遷大山都尉

樊宏南陽湖陽人王莽末與宗家親屬作營斬自守老弱歸之  
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

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  
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兵寇難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居琅邪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  
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懷恨而使捕  
之吏叩頭曰子康太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  
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吏至勞山人果相率以  
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

蔡衍汝南項人以禮讓化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  
處皆曰無怨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為脩武令弃官徵拜議郎未至道疾  
卒南陽郡士皆重其義行

孟嘗會稽上虞人為合浦太守病自上被徵隱處窮澤身自耕  
傭隣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陳寔潁川人為大丘長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  
曉譬曲直退為怨者至及嘆曰寧為刑法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寔卒大將軍何進遣使吊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  
百數

司馬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  
鄉人有所計爭輒令呪賓不直者終無敢言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  
知郡縣

鄭玄北海高密人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  
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後為大司農

任旄字子旗博昌人以至行稱黃巾賊起天下飢荒人民相食  
寇到博昌聞旄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也今雖  
作賊郛可入其鄉耶遂相師而去由是聲聞遠近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為郡功曹太守徐璠甚敬之府中聞  
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婦車  
徒甚盛將入郛界乃謝遣賓客曰五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  
以單車歸家

孔嵩字仲山為新野縣阿里長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  
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  
相責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

王扶必修節行客居琅邪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

徐穉豫章南昌人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太守請署功曹後舉有道拜太原太守並不就蘇純字桓公扶風平陵人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長大  
長老之稱言後官至南陽太守  
尊事之也

孫期濟陰成武人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壘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

桓曄字文林沛郡人也議郎鳶之子避地會稽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節至閩里不爭訟仕為郡功曹

士孫瑞海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與瑞後官至僕射

劉虞東海郟人為幽州刺史以疾歸家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以情理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有耻惡必有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曰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之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辭皆不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



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之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  
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烈焉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  
疆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曹公累徵不坐  
龐德公襄陽人諸葛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後携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魏徐商漢末盜賊縱橫敬裔禮行轉相約勅不犯其間  
管寧漢末避地遼東民化其德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於海  
表與人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和  
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寧之  
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  
嗟嘆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後詔書徵不起而卒

胡昭潁川人轉居陸渾山信行著於鄉黨百姓聞焉超叛避兵  
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於是寇難消  
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蜀向郎為諸葛亮丞相長史免官歸城都開門接賓誘納後進  
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  
楊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礼召諸公辟請  
皆不能屈年十七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揚君為諸葛亮丞相長  
史中軍師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禮讓為訓  
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蠱猛獸皆不為害

晉蔡克陳留考城人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

合己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為處士而見憚如此

東晉楊平元城人為趙王倫記室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

華表為太常以光祿大夫致仕表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裔司隸王審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賀循為元帝軍諮祭酒有清德伏於一時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

尉當為言及之闓聞遂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宋張進之永嘉安固人少有志思行義聞於鄉里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歷郡五官主簿

范叔孫吳郡錢塘人少而仁厚固窮濟急鄉里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

南齊河伯與廬江人與弟幼璵俱厲鄣操誨人不倦鄉里呼為人師郡守下車莫不循謁

梁嚴植之性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又仁慈好陰德雖在閭室未嘗怠也官至中撫軍記室參軍兼五經博士

陳虞寄會稽餘姚人為建安王諮議以疾加太中大夫及謝病

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  
常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為約  
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

馬樞扶風郿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少蜀亂離每居之處盜賊  
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文帝以度支尚書徵不起

後魏呂顥字文明東平壽張人性廉直鄉人分爭者皆就而質  
焉

北齊李元忠趙郡栢人也後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  
人西戍還經南趙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匹元忠唯受  
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  
如其言賊皆拾避終於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隋李士謙趙州平棘人仕魏為廣平王府參軍自以少孤未嘗  
飲食肉口無殺害之言隋有天下畢志不仕開皇八年終於家  
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者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  
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  
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竊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

徐孝肅汲郡人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肅性儉約事親以  
孝聞雖在幼齒宗族間每有爭訟皆至肅所評論之為肅所短  
者無不引咎而退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而卒  
張文詡江東人每以德化人鄉黨移風易俗閑居而卒年四十  
而鄉人立碑號張先生焉

柳儉河東解人也少有局量立行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致親昵

無敢裨侮官至上大將軍

唐張玄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攻陷景城  
玄素被執將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此人清甚殺之  
乃無天地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  
善人解體建德遽命釋之

楊綰華州華陰人素以德行者或造之者清淡終日未嘗及名  
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去遠不敢發辭內愧而退  
位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楊城字元宗隱河東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耒學者相繼於道  
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終於道州刺史

甄齊字孟成中山無極人隱居衛縣青巖山環山之人伏其操  
行約不畷漁採訪使表薦為范陽鄴度掌書記

行

夫孔門四科德行為首是知行者人倫之本衆善之源故君子  
立身行道造次不違乘之以端方守之以淳固仁近之矣乃有  
能降其志不苟於得必以中慮匪以利回靡息曲木之陰罔取  
非義之給盛衰一致死生等節至於千里赴吊於知己皓首罔  
渝於締交繇是白圭無玷閭室不欺敦厚之風行於鄉里德音  
之美播於簡書士之所為良足尚矣

孔子絕四母意以道為度母必用之則行舍之則母固無可無

無固母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而不自

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孔子皆以

為有德行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但能言應倫理行應

思慮如此而已

後漢淳于恭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耕田鄉人止

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為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

傷墾耨不輟後至侍中駙都尉

承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分肉門下取皮上師不受宮曰

弃之人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後至侍中祭酒

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闇自整

頓三輔以為儀表為大中大夫

徐穉公府辟皆不就人有死喪負笈赴吊常於家豫炙雞一隻

以一兩絲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家遂外以水漬絲

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醖酒畢留謁則去不見

喪王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塋穉乃負糧徒涉

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

魏袁奧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

任嘏幼號神童及漢末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

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產八疋後生口家未贖時價直

六十疋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疋共買者慙亦

退還取本價

吳陳表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

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表俄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

晉羊祐妻夏侯霸之女及霸之降蜀之時姐親多告絕祐獨安其室息禮有加焉徵拜中書侍郎

劉寔少貧簞策杖徒行每所憇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息營給後至太常

宋阮長之為散騎侍郎在中書省直夜往隣省誤著履出閣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悔闇室

郭世道察孝廉不就少有學行仁厚之風行於鄉里隣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常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覓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已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代樵採為業以樵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又復如此人稍恠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隨其所取多少畱錢取樵若而去

南齊崔慰祖為始安王刑獄叅軍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慙韓伯林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

虞棕為五員常侍卒性敦實與人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徐伯珍徵辟不就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

辛普明兄將葬隣人也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同故不逆來意今何忍止餘物以為家財

周山圖為黃門郎與人同旋皆白首不異

梁孫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中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壇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酌徃復十餘彬堅然不受曰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卒還金

何遠東海郟人為東陽太守免歸還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遠無戲言常語人云鄉能得我一妄語則謝鄉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陳毆陽顧為廣州刺史征南將軍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顧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襲為四百兩付兒智短令人弗之知也顧尋肅勃所破資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在曇緩亦尋卒至是顧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伏其重然諾如此殷不佞為散騎常侍兼尚書右丞不佞事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俸不入私室

後魏崔隆宗為大將軍府長史待物出於至誠故見重於世也辛穰字叔宗舉茂才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文久不反敬文病臨

卒以雜綾二十疋託穆與敬武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

趙柔少以德行知名為河內太守柔常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值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鐔數百枚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人從柔買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播紳之流聞而敬服

鹿愈常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太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舡行數里愈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愈大怒即停舡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疋置禾束下而反後至梁州刺史

趙琰天水人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青物留輕糶嘗送子應莫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遇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耜而得利六百即令送還而主而主高琰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後至淮南王府長史

後周寇雋性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剝得絹五疋雋於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誤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其雅志如此後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隋張虔威為謁者大夫攝江都贊治嘗在途見一遺囊恐其主永失因令左右負之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

趙軌開皇初為齊州別駕其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



還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  
汝等宜以為誠為原州摠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  
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  
改操

唐于弼為太子賓客性孝悌內行脩潔老而彌篤

武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莊貌言不妄發與人交友始終  
不偷

班肅長慶元年自前坊州刺史為司封員外郎時宰臣上言曰  
將欲清風俗必在厚人倫竊見皇甫專權位盛時班行之中多  
所親附及得罪後議論立變憎嫉如雉俗之衰薄一至於此唯  
班肅以曾為郎官判度支案始終如一獨送出城周行之間多

美其事今郡秩已罷望授一省官以表其行故有是拜

後唐趙光逢為司空平章事以疾辭授司徒致仕嘗有女冠哥  
黃金一鎰於其室家併屬離亂女冠委化於他士後二十年金  
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尚在

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八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八十八

總錄部 三十八

智

智識

五常之性智居其一小則挈瓶是守大則萬物可周彰獨見於未萌為天下之達德喻於水也動而可樂比諸符也公必是契乃有計慮沉敏立脫身禍機變互設終求藝勝亦有紆解人難辯明物性知凶咎之至發奸詐之端准若嚼龜通乎芒昧苟以恬而相養防其蔽而乃蕩咸可尚也已

管仲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歆速至齊曰謂役人曰我為汝歌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

孫臏至齊田忌客待之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駟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漢陳平事項王懼誅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将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歆殺平平心恐迺

解衣羸而佐刺船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

晁錯為太子家令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笑若囊之盛物也

魯康王奔時為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康設六筭之法以窮工商故曰權數

後漢任文公巴郡閬州人也公孫述時武擔在折文公曰噫西

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

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魏賈詡武威姑臧人祭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

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必

厚贖之時太尉段紀明昔父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

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紀甥權以濟事成

此類也

桓範為大司農出赴曹爽將濟言於晉宣帝曰智囊往矣

晉習鑿齒為桓溫有從事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問國家

祚運脩短荅云世紀方永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

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

裁無由致其駭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

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

死君嘗聞干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

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荅溫

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寔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

諸習主簿

宋戴顓有高名居於吳先是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父達特善其事顓亦衆焉宋世鑄丈六銅像瓦棺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顓者之顓曰非面瘦乃脾臂肥耳既削減臂腮瘦患即除無不歎服

陳蔡徵為尚書大建中盜鐵杖結聚所群盜廣州刺史毆陽顏俘之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喻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常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徵曰此可驗耳於杖下特購一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勅而往明旦及奏事宣帝曰信然為盜

明矣

後魏李惠為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長安大將惠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闢已累日惠令人掩護試命網紀斷之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竹彈而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留心群下伏其深察

智識

易曰惟幾者能成天下之務詩曰既明且哲其智識之謂乎乃有誠明內蘊通敏無滯極表微之至慮兆未萌之獨見深窺得失之理先知言動之顛見義必為而事以戡濟度德而舉而身無悔吝避泰盛之寵畫解紛之策定辭發論可以垂於世範臨

危矣機于以通乎時變用能洞人論之情偽著方策之龜鑒非夫挺周物之淵識稟生民之上智奚以及是哉

重館人傳無姓名魯人也僖公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以賂諸侯

魯使臧文仲往宿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

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

濟盡曹地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樂安入海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謂之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

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

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

惡之祿厚者怨處之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高吾志益下

吾官大吾心益小吾祿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狐丘丈人曰

善哉言乎堯舜其由病諸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

也然而承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

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

不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

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志在音聲吾

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

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

之來人有獻驅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之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

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

位待之髡曰謝之

馮驩齊人既見孟嘗君居暮年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其辯使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與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曰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疆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其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漢田肯以高祖六年既執楚王韓信肯賀帝曰甚善陛下得韓

信又治秦中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得形勝之勝便也帶河

阻山縣隔千里縣音懸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常借音持戟百

萬秦得百二焉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素地地勢便利其

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建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

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居偃反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二縣近海縣財用之所出南有

秦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河東故曰濁河也

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

二焉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

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此東西秦也非親弟子莫可使齊王者帝曰善賜

黃金五斤

田叔為雲中守後數歲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

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案

在按其文狀也叔曰上無以梁事為問也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

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比憂在陛下

於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

韓安國字長儒為御史大夫時田蚡與竇嬰廷辯蚡已罷朝出

止車門召安國載韓安國也載謂安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

鼠兩端秃翁言嬰無官位板授也首鼠一前一却也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

何不自讓遜為可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歸印綬於天子

也四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帝必多

君有讓猶多猶重也不廢居魏其必媿杜門齟舌自殺杜塞也齟齬也音仕客反

君有讓猶多猶重也不廢居魏其必媿杜門齟舌自殺杜塞也齟齬也音仕客反

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体也蚡謝  
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帝使御史簿責嬰

簿責以文簿  
一一責之

後漢馬援初為隗囂綏德將軍囂甚敬重之與決籌策是時公  
遜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復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開相善以為  
既至當握手勸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  
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  
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  
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  
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  
久稽天下士乎曰辭國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  
如專意東方

樊儵特進宏之子也明帝時為長水校尉封燕侯儵弟鮪為子  
賞求娶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  
榮寵一宗五侯是時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  
寵過盛即為禍患所不為也且尔一子柰何弃之於楚乎鮪不  
從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婚事故其諸子得  
不坐

鄭衆字伯師與之子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曰虎賁中郎  
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歆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  
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  
松復諷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  
子及荆聞而竒之亦不疆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



染於辭位大司農

馮緄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疾忌姦惡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毆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付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白上其罪無悅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怒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緄由是知名

折像廣漢雒人也父國有資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義之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福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外家道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摧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徐穉豫章南昌人嘗為太尉黃瓊所避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途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曰勸

令遊學

鄭泰字公業河南開封人何進為大將軍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為尚書侍郎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泰謂進曰董卓疆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愆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授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弃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

魏劉劭廣平人漢末為計詣許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劭在坐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若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及眾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劭由此顯名位散騎常侍

司馬郎河內溫人漢末關東兵起攻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郎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士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聞姦究之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位至兗州刺史

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會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後歸太祖遂為所待軍國大計常與焉劉表亡太祖向

荆州表子琮降以鄴迎太祖諸將皆疑詐太祖以問子伯子曰天下擾攘各王命以自重今以鄴來是必至誠太祖曰大善遂進兵位大將

劉曄字子揚淮南城惠

古德字

人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

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懈而曄獨坐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荅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之太祖適知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位至太中大夫

蔣濟楚國平阿人仕郡計吏州別駕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以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今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

楊阜天水人涼州刺史常康辟爲別駕參軍士馬超之戰敗謂

南也走保諸賊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為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而備不周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

桓諧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諧孝廉除尚書郎後太祖與袁紹拒於官渡劉表舉州以應紹諧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王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禱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諧曰曹公雖弱杖義而起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諧遂自匿久之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

徐宣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祖終於洛陽群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臣也鄧艾為汝南太守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司馬景主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伏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

競於外事嘗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衾而歸  
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  
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婦果見誅

陳騫尚書令矯之次子也明帝時劉曄以先進見幸目譖矯專  
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  
舉不合不作不過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  
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  
故已了以金玉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  
君妻子未知故也騫後仕晉為大司馬

張緝字敬仲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上見誅  
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其國欲不死可得乎  
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問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勇  
耳近張敬仲懸論恪謂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恪  
也位光祿大夫

蜀諸葛亮琅琊人從父玄與劉表有舊玄往依之表長子琦亦  
深器亮表受後妻言愛少子琮而長子琦不自寧嘗與亮謀自  
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曰今去梯亮曰君不見申生  
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咸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  
太守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亮位丞相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  
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  
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歆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

足慕企而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晉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里所重常推誠行己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為主簿使說其卓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為魏人所敗以虞悝兄弟為承黨又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以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

范汪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矯屯兵尋陽時行李絕斷莫知峻之虛實或恐賊強未敢輕進及汪至矯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蹤橫滅亡已兆雖疆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矯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軍事

陳元達字長宏為前朝劉元海黃門侍郎初元海之為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君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知有以亮吾矣鄉旦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及暮元海果徵元達為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

古成詵南安人為後秦姚萇尚書郎初閩西雄桀以符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以旦而定萇既與符登相持積年數

為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左僕射尹緯與姚晃謂詵曰符  
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鳩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  
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  
成臣賊不滅乎緯曰登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  
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符登  
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為  
憂符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  
起必有驅除然後尅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  
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為久也主上神畧內明英武外發可  
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昭賢納士厲兵秣  
馬以候天機如其鳴業不成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

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

宋范泰字伯倫荊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為天門太守忱常  
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伸  
宿昔之志伯通伯通南蠻校尉意銳尉當今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

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  
生所不敢謀

柳世隆為護軍將軍張緒問曰觀君舉厝當以清名遺子孫世  
隆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  
如一經

張邵字茂宗王謚為揚州召邵為主簿時劉毅為丞相愛才好  
士當世莫不輻湊獨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

多問劉穆之聞以白武帝益親之

蔡興宗除南郡太守兼荊州事不行時荆廢帝凶暴興宗外甥  
袁顛為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  
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  
陵咫尺水陸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  
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今不去虎口尚守此危逼求復豈得哉  
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  
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變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  
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  
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

南齊劉善明從弟僧副為宋安城王撫軍參軍蒼梧肆暴太祖  
憂恐常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僧副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  
崇祖曰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為常笑今秋風行  
起鄉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明善曰宋氏將  
亡愚智所辨胡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世出唯當靜以待之  
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獗遣部曲健兒數  
十人隨僧副還詣鎮軍府太祖納之蒼梧廢微善明為冠軍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建武初為廣陵太守代還常謂人生事聚  
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  
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梁徐勉為中書令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  
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荅曰人遺子孫以財



我遺子孫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駟如其不才終焉他  
陳何之元初仕梁為信義令宗人敬客者勢位隆重傾相顧訪  
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焉者  
皆亡大德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  
稱之

後魏高允領著作郎遼東子翟黑子有寵與太武奉使并州受  
布千疋事尋發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首與諱乎允曰公  
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侍郎崔鑿公  
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鑿等為親已而反  
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以允絕黑子以不實對竟  
為太武所踈終獲戮死

崔光為黃門馮聿俱直聿廢后同產兄也光謂之曰君家富貴  
大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  
不可不慎時聿父熙為太保兄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  
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余脩以罪去熙誕喪亡后  
廢聿退時人以為盛必衰也

北齊王晞字叔郎孝昭初封常山公晞以選為友孝昭即位後  
為太子太傅帝欲以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  
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屈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  
時務人主息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受作熟官  
但思之爛熟耳

邢劭字子才有書甚多而不讐校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

死讀不可遍焉能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是一適妻弟李季郤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子才位至特進

後周薛愷初仕後魏普泰中為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愷乃東遊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塋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勢之地必有霸王居之乃與孝通俱遊長安陳悅聞之召為行臺郎中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丘軍人咸相慶慰愷獨謂所親曰悅才畧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吾屬今即為人所虜何慶慰之有乎聞者以愷言為然乃有憂色尋而太祖平悅引愷為計室參軍

馮景字長明在魏時梁人寇抄徐揚景謂蕭寶寅曰今梁寇憑凌朝廷思靖邊之將王若能先驅效命非唯雪家國之耻亦是保身之長策也寶寅深然之及寶寅為大都督以景為功曹將軍

賀若敦東魏潁州長史統之子初統謀執刺史田迅歸順累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難以自拔况吟者久之敦時年七十乃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已為將帥後入尔朱礼遇尤重韓陵之後屈節相歡既非故人又無功效今日委任無異於前者正以天下未定方籍英雄之力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以敦愚計恐將來有危亡之憂願思全身遠害不得有所顧念也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太祖位中州刺史

楊畧乾運之兄子也初乾為梁武陵王蕭紀所署梁州刺史鎮

澶州封萬春縣公邑四千戶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連  
兵不息畧謂乾遇曰自侯景逆亂江右沸騰今大賊新平生民  
離亂理宜同勦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尋戈取敗之道也可謂  
朽木不可雕世衰難以佐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云  
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者適復樂土送欵關中必當功名而立  
貽慶於後乾運深然之後至京師太祖喜其忠欵禮遇隆渥  
王羆為右將軍除西河內史辭時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  
俸祿重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才木盡出西河朝貴榮第宅者  
皆有求假如其私辨即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  
辭耳

隋劉炫字光伯少以聰敏見稱開皇中典校書史吏部尚書牛  
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吏少今史百倍於前判官  
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  
不重校文不繫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治  
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  
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  
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捨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亡州不過  
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頡頏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  
一也徃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置令而已其所具察則  
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  
吏部纖芥之跡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不如清心  
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房玄齡在隋時常隨父彥謙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  
為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而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  
黔黎不為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儲後蕃技競崇淫侈  
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宗國今雖清平亡可躄足而待彥謙  
驚而異之彥謙有才識開皇中見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  
云將致太平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  
忌鬼不受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仕朝唯行苛酷之政未弘  
遠大之体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必通切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  
際其言皆驗位至司空

張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  
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累若負譴  
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皆為無  
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歎伏位至中書令

薛克構為戶部郎中族子紹陽城公主子也尚太平公主紹之  
將婚也兄顓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  
由未故事若以恭慎行之亦可懼也然室有傲婦善士所惡故  
鄙諺曰娶婦得公主平地買官府遠則平陽蓋主妖孽致敗近  
則新城晉安為時所誡吾聞新城以病而卒夫子受其戮辱晉  
安之醜迹上聞有勅推案其事汴州司法李思禎右司禦獨孤  
元康等以穢污之狀同時配流決杖者十有一人帷薄彰露有  
如此者非夫天資淑德以配君子欲求無患者難矣哉顓雖大  
懼而竟不敢言

王昱上官昭容姊弟也神龍中引為左拾遺昭容附常氏通武  
三思將不利於國昱謂上官母鄭氏曰主上往在房州則武氏

得志矣今有天命所以能興天之所興不可二也武三思有異志天下知之必不能成昭容為上所信而附會三思誠破家之徵願媿思之鄭以為然言於上官上官怒曰是之謬言不復信矣及三思被誅禮多祚於玄武楼下索常氏及上官等首及兵釋上官事驚懼以是言而有徵遂迺心王室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八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八十九

總錄部 三十九

知幾

易稱知幾其神又曰幾者事之微也微而可見不亦神乎是故君子出處語默消長盈虛唯道是從不失其正應其速則豈俟乎終日順其義則姑務於隨時不見是圖唯變所適若夫身世蹇剝禍機紛擾大道斯隱小人乘器或察言而觀色或入國而審政其或咨苛暴以隳絕人紀樹凶狡以專侮政柄夸辨橫起天理弃滅將欲攘美於賢俊盜名於仁義萌朕已見情偽斯得繇是遜辭以防患矯迹以自侮保全始終之分不處嫌疑之地進或屑就退必高翔雖干戈相尋亦能方圓自任也矣

周武王封大公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大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而萊侯未伐與之爭管丘

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馱遺魯君陳女樂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覲再三將授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令且郊而致膳乎大夫內膳祭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

單軍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

樊宏當更始之立欲以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

卓茂為更始侍中祭酒後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建武中位至大傅

竇融字周公更始大司馬趙萌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

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

漢邊郡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

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為言更始乃

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

賈復為左將軍封膠東侯知光武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

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

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剽削也謂剽除甲兵

鄭敬為汝南太守歐陽歛門下掾歲十月享會歛出教曰西部

督郵繇延忠貞公方今與諸儒共顯之於朝功曹邳惲愀然曰

司正舉觥延恣性貪邪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敬曰君

明臣直明府德也歛曰敬奉觥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敬素與

惲厚見其言忤歛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

去其勢必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

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強其君之所

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曰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

以死敗

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

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言仕不過

也故且優游以終歲

師已亥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

然嘆曰夫子罪罪我以群姪故也夫子遂適衛居頃之或譖孔

子於衛靈公公靈公使公孫餘假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

十月去灵月餘復反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

之君子不辱歆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

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

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卿為弗見見之礼答

焉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見南子者時王之拘

美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

居衛月餘靈公與夫

人同車官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市過之招攝朝也孔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此言也李克曰使好德如好色則并邪

而反於是醜之去衛過曹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

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或作鳴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

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首趨而進曰敢問何故也孔子曰

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湏此兩人

而后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劉胎殺夭則麒

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

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

乎丘哉乃還息乎陬卿作為陬操以哀之陬操琴瑟名也而反乎靈入

主遽白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軍陳行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萬二千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末立不可教以未也明日

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初衛太叔疾

娶於宋子朝疾即齊也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姊嬖姊所娶子朝出出奔孔文

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寘於犁犁衛也

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

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

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

私訪衛國之難也圍文子名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

自衛反魯樂正初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陽貨陽虎也季氏

政欲見孔歸孔子豚欲使往謝故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

諸塗塗道也於道謂孔子曰來予欲爾言曰懷其室而迷其邦

路與相逢



可謂仁乎曰不可言孔子不仕是懷室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

謂知乎曰不可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教日月遊矣歲不可我

與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事矣以順

范蠡為越相與越王勾踐苦身勦力二十餘年竟滅吳夫差蠡

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為

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

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

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

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

魏公子無忌為魏將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

夜飲飲醇酒多近婦人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范雎魏人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

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

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北恐辱我我寧且

匿車中有項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閩東有河變曰

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未乎無益徒亂人

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

鄉者疑車中有人志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

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雎後

代穰侯為丞相

王翦為秦將將兵六十萬人代荆始皇自送至霸上王翦行請

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

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入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

子孫業耳始王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輦善一作

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中而不信

人怛音龐一作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專一作搏又作刺我不多請田

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今秦王坐視而疑我矣

漢叔孫通薛人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侍詔博士於博士中侍詔數歲

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戊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

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將有其意願

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不許其言陳勝為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

生言非夫天下為一家毀群縣城隳其兵視天下弗復用隳銷也視

讀曰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輳聚也言如車

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音千豆切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如鼠之竊如狗之盜

何足置齒牙間哉群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

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

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匹衣一襲一襲上下皆具也今

人呼為一副也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

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幾音鉅依切迺去之薛

蕭何秦末為沛主吏掾秦御史監郡者欲從事辯之何與共事俗辨明何

素有方備也秦時無何乃給泗水卒吏泗水郡沛所屬秦御史

刺吏以御史監郡也何為郡卒吏秦御史

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無行御史以何明辯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

情固請而御史故止得不行也何位至相國

陳平封戶牖侯高帝末燕王盧綰反樊噲以相國將兵繫之既

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用平計詔平乘馳傳載周勃代噲將

至軍中即斬噲二人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

又呂后弟女湏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

因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末至君為壇以節召噲噲受詔即反接

反縛兩手也載諸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平行聞惠帝立平恐呂后及

呂湏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英屯於滎陽平受詔立

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纜

之就就成也言畏纜毒已者得成其計曰因請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

令曰傳教帝傳相是後呂湏纜乃不得行

穆生與白生申公為楚元王中大夫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

嗜酒嗜讀曰香元王每置酒常為穆設醴醴甘酒多也少麴多未一宿而熟不齊之王戎

即位常設後忘設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

去楚人將鉗於市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切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

不念先王之法與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

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見音胡君子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

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

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戎稱淫暴二人諫不听胥靡之

王仲本琅琊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

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與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惧禍及乃浮

海東奔樂浪山中曰而家焉

董仲舒為膠西相膠西王聞仲舒素聞其賢也矣善待之仲舒恐久

董仲舒為膠西相膠西王聞仲舒素聞其賢也矣善待之仲舒恐久

獲罪病免

金賞為大僕其妻霍光女也霍氏有事萌茅上書去妻

萌茅者言始有

端緒若草之始生

宣帝以此哀之獨得不坐

陳咸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曰呂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

後漢崔篆駟之祖父也王莽時大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不就後王莽以篆為建新大夫篆不得已乃嘆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

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憚業已強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戈陽山中居數月歛果復召延憚於是乃去從敬止魚釣自娛

馬嚴為陳留太守將之官言於章帝竇曰竇勲家不宜親近京師時勲女為皇后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後遷將作大匠坐事免既為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竇太后臨朝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卒於家

崔寔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称疾不視事數月免歸楊秉為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称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

許劭汝南平輿人初為郡功曹後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僕徵

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  
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  
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  
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何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  
寓寄也

陳紀為平原相往謁董卓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  
復辦嚴即時之郡

魏桓字仲英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  
所以行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捐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  
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  
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游於洛陽名震京師司徒黃瓊辟之

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

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林宗雖善人倫

臣欽若等曰  
范曄看後漢

書諱其父名  
故稱字也

而不為危言激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

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

袁閎從公逢隗並貴盛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嘗對兄弟

歎曰吾先公富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

權此即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歆投迹深

林以老母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

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恩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

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莫不為制服設坐時莫能名或以為狂

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閑通經不移賊  
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閑避難皆得全免卒於土室

蒯越為大將軍何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豫不決越  
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

申屠蟠陳留外黃人也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  
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蟠獨嘆曰昔戰國之

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  
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

蟠確然免其疑論其後董卓廢弘農王立獻帝蟠及荀爽韓融  
陳紀等俱被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

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郡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迁公卿多  
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獨處亂末終全高志

賈彪少遊京師志節慷慨先事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  
彪獨閉門不納時人薄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

臣欽若等曰  
公孝暉字也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

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位至新息長  
袁術為虎賁中郎將時董卓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

禍出奔南陽  
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

命後為劉表從事中郎荆州平就拜大鴻臚  
士孫嵩為尚書僕射與司徒王允同誅董卓瑞頗有才謀瑞以

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

楊彪為大尉 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掌不復行

魏和洽字楊士汝南西平人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強英傑所利肆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強天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強易依倚也遂與親旧俱南後表表以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王不可瀆近久而貼危必有纒慝間其中者遂南渡武陵後位至太常

田疇右北平人漢末率宗族入徐無山中袁紹數遣使招舍又即授將軍印曰安輯所統疇皆拒不慮紹使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後拜為議郎

韓暨漢末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畢遂遁逝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惧應命除宜長城張承字公先漢末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舉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之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之避地揚州

管寧北海朱虛人也與邴原值亂往遼東依公孫度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寧後徵拜大中大夫不

受

劉曄淮南人漢光武子阜陵王延之後揚士多輕俠有鄭宝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宝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歆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士歆強曄使唱導此謀曄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按問曄往見為論事勢宝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曄曰自引取佩刀斫殺宝斬其首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違令者與同罪即乘馬詣宝营門喻以禍福慰抚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為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權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大守刘勲勲恠其故曄曰宝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畧為利儻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位至大中大夫

毛玠避亂荆州未至聞刘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兖州辟為治中從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父靖漢末為蜀郡都尉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埽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兖州本有四萬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君先得志於陳番吾恐變乘間作也歆嘆諸君避之衆人皆以張逸與曹公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後逸畏太祖終為袁紹繫已也心不自安叛太祖柔位至大尉

賈詡為宣義將軍李傕郭汜闖長安中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熲詡素知名為熲軍所望熲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恪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



迎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綉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後為魏大中大夫自以非大祖旧臣而策謀深長惧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袁徽陳郡扶樂人也以儒素稱遭天下將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初徽從弟渙慨然嘆曰漢室凌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迺將安之若天未斁天民以義存唯強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功必有大事比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徽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避亂荊州刘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絜司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亂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後位至光祿大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

總錄部四十

知幾第二

吳魯臨淮東城人為袁術東城長爾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  
乃攜老幼將輕狹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周瑜瑜之東渡曰  
與同行爾位至橫江將軍

石偉為光祿勳及孫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  
就拜光祿大夫

晉阮籍初仕魏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其曹爽輔政召為叅  
軍籍曰以疾辭屏於田里歲余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文帝初  
欲為武帝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事問之

欲曰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華表仕魏為散騎黃門侍郎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卿公以為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

羊祐仕魏為黃門侍郎及陳留王立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補吏徙秘書監

武陵武帝時為吏部尚書左僕射開府陵以在魏已為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

東晉為趙王倫相國記室督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及倫誅獲免王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後位

至司徒

潘泥為著作郎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稱疾為取假拜掃墳墓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為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亂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曰見秋風動乃思賢中菰米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舍駕而歸著首立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知機

顧榮字彥先吳人為齊王冏大司馬主簿冏擅權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旂曰以顧

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踈歆平海  
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旃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  
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為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  
更實才旃然之白罔以為中書侍郎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  
前醉而後醒邪榮惧罪乃復更飲樊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為齊  
王主簿常慮禍及見刀與純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同誅榮  
以討葛旃功嘉與伯

諸翼

山甲切

為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成都河間阻兵於  
外翼知作難方作乃弃官避地幽州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少剛厲有志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衆部  
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  
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还鄉里

桑仲為黃門侍郎河間王顥執權引為司馬冲知顥必敗就取  
一旬便称疾求退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明天文善術数占数占候司徒辟除郎中  
統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  
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患遂詭言虚說無驗乃止  
張載為中書侍郎載見世方亂無復進士意遂称疾為告歸卒  
於家

張協為河間内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  
遂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厲永自娛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

二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  
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鴉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豈可盡言乎  
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  
擔入蜀莫知所終

荀邃為陳留相懷帝欲納邃女先徵為散騎常侍邃惧西都危  
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為軍諮祭酒邃為侍中與刁協  
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為部尚書邃深拒之尋而王敦討協協  
黨與並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

陶臻侃之兄子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為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  
以臻為參軍軼與元帝表不平臻惧辭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  
彦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

臻還臻軼還東歸於元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為參軍

衛玠懷帝未過江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  
臣求向建鄴玠卒於太子洗馬

羊曼為王敦右長史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知敦不臣  
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  
涉其難

劉裔為吏部郎王敦素與裔交甚欽貴之請為右司馬裔知敦  
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為豫章太守辭以脚疾  
詔就家授印綬

桓尋為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尋以  
疾去職

阮裕為太宰掾太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觸以酒廢取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漂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達敦難論者以此貴敦又河內軼人隱居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為知機

阮孚成帝初為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中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顛卒遂若求出王道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文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機

徐邈東莞姑幕人會稽王導子將用為吏部郎邈以疲競成裕非已所能節制苦辭乃止後為中書侍郎領太子衛率

宋羊欣為桓玄平西參軍轉主簿參預機要欣欲自疎時自漏密事玄覓其此意愈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為輕也欣拜職少日称疾自免

何承天為桓偉參軍時殷仲堪桓玄等互舉兵以向朝廷承天惧禍亂未已解職還益陽王敬弘為桓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塘縣界桓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

劉榮祖為輔國將軍時領將軍謝晦深接待之廢立之際要榮祖榮祖固辭獲免及晦出鎮荆楚欲請為南蠻校尉榮祖又固

止之晦果誅死

顧覲之為護國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與殷景仁有隙覲之不欲與景仁久接事乃辟脚疾自免歸在家每夜常與林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後義康被廢朝廷多以異同旋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啞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覲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族拜議郎覲反受誣人之罪

梁冀為將軍李固為太尉時梁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規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於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之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例在官牒者凡三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慕求奴馬臨窻呈試出入踰侈輜軒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淹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盤旋偃仰從容治涉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旋璣不平寇賊姦究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人傷損大化凌遲而詆庇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

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  
豐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書奏冀以曰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  
聽得免

未並山陽郡人也時張儉為山陽東部督郵並素性佞邪為儉  
所弃並懷怨恚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  
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擅彬褚鳳張肅辟  
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  
公恭緒為八顧朱楷田盤疎耽薛敷宋布唐龍宜褒為八及刻  
石立碑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

魏王雄為幽州刺史時田豫為護烏丸校尉其御夷狄當摧折  
兼并乖散強猾凡遁亡姦究為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撓  
難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雄支黨欲令  
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為國生事遂轉豫為汝南太守加殄  
夷將軍

程喜為青州刺史明帝太和末田豫為汝南太守喜內懷不服  
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  
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  
路粹為太祖軍謀祭酒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奏承旨數致  
融罪其大畧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  
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  
凡例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文與白衣称衡言論放蕩  
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荅曰顏回復生凡



說融諸如輩辟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

吳全寄者長公主壻衛將軍琮之子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崔譚上疏諫之由是霸與譚有隙時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見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群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任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魚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坐徙交州

晉鍾會為鎮西將軍少時稽康居貧嘗欲向秀共鍛以自給會猜練有才辯故往造焉不為之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北齊魏收初仕後魏中書舍人時孝武猜忌神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曰崔孝芬恠而問之收曰惧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

李愨初仕後魏安樂王元鑿表授武騎常侍時陽平已北背為賊有鑿命愨討之頗有斬獲及鑿謀逆愨乃詐患暴風鑿信之曰此得免

李渾初仕後魏為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為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尔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為知幾

李曉仕魏為員外侍郎尔朱榮之害朝士時曉衣冠為鼠所噬

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  
悅宅給良田三千頃曉遂築室安居訓最子姪無復官情武定  
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都從仕除頓丘守

叱列平初仕後魏為右衛將軍時尔朱氏凌替平常慮危禍會  
神武起義平鄴破口胡於韓陵仲遠既走以平為東郡大行臺  
平鑒為開府儀同三司時和士聞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鑿  
愛妾劉氏鑿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刘與死何異要自為  
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

後周黎李明初仕後魏為步兵校尉及孝武西遷李明乃寓居  
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李明從軍除黎陽郡守李明從至懸瓠  
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通欲擾遊卒歲時

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李明不得日出與相見留於內館月餘  
太祖又徵之遂入關

高賓初仕東魏後弃家歸關太祖嘉之授安東將軍及明帝初  
除咸陽郡守政存簡惠甚得民和帝聞其能賜田園於郡境賓  
既羈旅歸國親屬在齊常慮見殺無以取信乃於所賜田內多  
蔣竹木盛構堂于并鑿池沼以環之有終焉之志朝廷以此知  
無二焉

柳機為御正大夫宣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記於鄭譚陰  
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

隋蘇威周度支尚書美陽公綽子也威周為郡功曹大冢宰宇  
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與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

入中為舛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屏居山寺諷讀為娛未幾授  
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摠万幾拜  
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不拜

梁睿為益州摠管既平王謙自以威名太盛時高祖總百揆恐  
為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薄多不實詣朝堂稱屈者  
前後百數帝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惶惧上表陳謝  
歸大理帝慰諭遣之

王世積為上柱國見高祖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  
執政言及時事高祖以為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  
詭稱疾愈始得就第

裴矩為右光祿大夫從煬帝在江都時四方盜賊蜂起而驍衛  
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  
見天下方辭恐有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皆得其歡心

唐竇威初仕隋為蜀王秀記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稱疾还田里  
乃秀廢黜府僚多獲罪唯威以先見保全

李百藥初為隋太子舍人東宮學士或有譖百藥者懷不自安  
乃託疾免去

徐文遠隋末為越王侗國子祭酒為李密軍所執其後復入東  
都王世充給其廩食而文遠盡見之先拜或問曰聞君踞見李  
密而敬王公何也荅曰李密君子也能受艱生之揖王公小人  
也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

杜楚客右僕射如晦之弟武德中見其兄為太宗所任隱太子

尤忌之楚客恐禍及已遂隱於嵩山後為工部尚書坐事貶虔化令卒

尉遲敬德貞觀中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封鄂國公末年靜居閑處脩理池臺常奏清商樂一部厚自奉養不與外人交

擢臯為具州臨清尉玄宗天寶中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精霄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幽臯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尉仲譽臯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召譽臯至臯示已暗瞪臯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臯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

母於淇門既得待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

孔巢父玄宗天寶末隱於徂徠山永王璘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之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位至給事中

張孝中德宗貞元中事李室臣為易州刺史後室臣疑忌殺大將李猷誠等四五人使召孝忠曰將無狀懸頸受戮孝忠惧死不敢往亦不敢叛獨公之不覲於朝慮禍而已無他患也孝鄴泣曰兄之不行吾歸死矣孝忠曰偕則併命吾番若無患也反歸果安孝忠後為橫海軍節度使

田弘正真元中為衛博衙內兵馬使時節度使田季安唯務侈靡不恤軍務屢行殺罰弘正每從容規諷軍中甚賴之季安以

人情歸附乃出為臨清鎮將歆据據其過害之弘正假以風痺請告炙灼滿身委安謂其無能為

李紳元和初為國子助教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侯李錡愛其才辟為從事紳以錡所為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

後唐張全義為忠武軍鄴度使自昭宗文德元年已後託附梁祖垂三十年初梁祖猜忌元勳舊將多遭屠戮唯全義卑身曲事所有家財率先納賂自禰鄉喪師後全義每月獻馬鎧伏以補其軍兵儲稍乏則入粟為助梁祖季年歆害全義者數四以服勤盡瘁無以加諸而止

許寂少有山水之好又棲四明山不干時吝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箏篋事訖方舍坐賜湯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在淫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家或象之今不厭賤事求自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後為工部尚書致仕

晉張筠為吳元鄴度罷居洛下表乞歸咸陽俄而洛下有張從賓之亂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焉

周王朴漢乾祐中擢進士第依樞密使楊邠館於第是時漢室寢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困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被其害而朴獨免後位至樞密使

新刊監本冊元龜卷之七百九十



